

台灣客家語言與 移民源流關係研究

吳中杰 著

口對客家名標北園振家聲

精心著于書經作而華聖世後

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台灣客家語言與移民源流關係研究 / 吳中杰著.

-- 初版.-- 高雄市 : 高雄復文, 2009. 07

面 : 公分

參考書目 : 面

ISBN 978-957-555-979-3 (平裝)

1. 客語 2. 客家 3. 移民史 4. 臺灣

802.5238

98011780

台灣客家語言與移民源流關係研究

著 者：吳中杰

發行人：蘇清足

出版者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

地址：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57 號 2 樓之 2

電話：(07) 226-5267

傳真：(07) 226-4697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 1804 號

版 次：2009 年 7 月初版一刷

ISBN：978-957-555-979-3

定 價：300 元

* 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倒裝，請寄回更換 *

摘要

本書是作者 2006 年至 2009 年的工作成果集結。自 1994 年〈客語次方言與客語教學〉以來，作者始終關注台灣的客家族群及其語言現象；關注的焦點，則在語言和移民源流之關係研究。台灣客家話的內部差異十分顯著，究其原因，固然有一部分是在地的創新、也有一部分是跟其他族群的語言接觸所產生，但清代客家移民來源背景的複雜，所帶來的各種粵東、閩西、閩南地區的客家口音，才是造成台灣客家話如此紛歧的關鍵因素。在從其類聚合的效應下，各區域內由於特定祖籍人口佔多數、或其他社會條件的影響下，分別形塑了區域性的強勢次方言，於一定的範圍內通用，例如苗栗四縣話、新竹海陸話、六堆四縣話。而南、北四縣話的相異之處，許多也能從移民來源的單純與否得到合理的解釋。也有些地方，並未產生具有絕對代表性的次方言，而呈現數種次方言多寡不一的混合。語言混合經過相當時間，可能達到穩定狀態，亦即語音和詞彙都已經固定下來，有規範的說法，例如台中東勢的客家話。也可能尚未達到穩定狀態，亦即在自然語流中，幾種次方言隨機使用、交替出現，語音和詞彙尚未有固定規範的說法，例如南投國姓的客家話。

移民祖籍的探究除了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各種客家話的差異成因，也可以讓我們明白弱勢次方言被取代的過程。例如將雲林大西螺區域內各聚落家族的祖籍逐一釐清，才得以確知詔安客語原本使用的範圍，包含了西螺鎮大部分、二崙鄉及崙背鄉北半部，而不只是現在的二崙鄉及崙背鄉南半部。若非先找出詔安客家後裔在宜蘭的分布，我們不可能有機會記錄到最後僅存的宜蘭詔安方言點材料。對於台北盆地、雲嘉南平原這種清代客家移民的語言取代歷程，已經走到尾聲的地區來說，語言的證據既然有限，祖籍來源的調查就更不能忽略，否則無從得知福佬客的分布實況。

在台灣語言和移民史研究中，廣東等於客家、福建等於福佬的成見深入人心。本書不僅談論南投草屯、大西螺、雲嘉南、宜蘭、台北盆地眾多的福建詔安等祖籍之客家人，也探討了高屏一帶普遍見到的廣東福佬，分辨彼等和六堆客家的不同。最後我們介紹位於屏東市的一處 1945 年以後才形成的晚近客家移民聚落及其語言，力圖呈現台灣客家移民及使用語言的多種風貌。

關鍵字：台灣客家話、語言混合、語言取代、祖籍、福佬客、清代客家移民

目次

- iii 摘要
- 001 導論
- 009 第一章 台北縣市的漳州詔安客家移民源流研究——以謝氏為例
- 025 第二章 宜蘭縣的漳州詔安客家語言及移民史研究——以游氏為例
- 051 第三章 桃竹苗客家語言及移民源流研究——以區域性聯莊組織為例
- 067 第四章 台中縣東勢客家語言和移民源流研究
- 085 第五章 南投縣客家語言與移民源流研究——以國姓鄉、草屯鎮為例
- 109 第六章 大西螺地區閩、客語言與移民源流研究
- 131 第七章 雲嘉南客家語言與移民源流研究
- 151 第八章 高屏六堆地區客家語言和移民源流研究——南、北四縣話區的比較
- 173 第九章 高屏六堆以外地區的廣東移民源流研究
- 187 第十章 戰後客家移民及其語言——以屏東市林仔內的揭陽河婆話為例
- 203 總結

- 209 附錄一 崙背、二崙各聚落客語能力調查表
- 225 附錄二 高屏六堆客家在梅縣、蕉嶺的祖籍地點分布
- 227 附錄三 中古的上聲、去聲在現代客家話中的演變類型
- 229 參考書目

導論

台灣客家話的內部差異十分顯著，究其原因，固然有一部分是在地的創新、也有一部分是跟其他族群的語言接觸所產生，但清代客家移民來源背景的複雜，他們帶來的各種粵東、閩西、閩南地區的客家口音，所造成的影響不容忽視。本書因此在語言史和移民史成正相關的假設下開展討論。台灣客家話的共時面貌何以如此，必須回溯其語言發展的歷史才能釐清。

清代文獻並未針對特定地點的客家話做全面性的描寫，何況當時也沒有科學描述的工具，例如音標的轉寫；只有零星的紀錄，例如《恆春縣志》物產項下有：樣子…，今亦名番蒜。前者是閩南語的講法，後者顯然是南部四縣話的說法，北部四縣話則說酸仔。這可以佐證南部四縣話曾經在恆春半島使用。又如《雲林縣采訪冊》所提到的：籍本粵東，俗尚互異，因與土著雜處既久，言語起居多效漳人。則是呈現清末斗六地區由客轉閩之語言取代歷程。鹿港人莊嵩的《竹枝詞》有：山歌一曲誰家女，半帶漳音半粵音。說明清末台中一帶閩、客語言混合的情形，語言混合無疑是語言取代的先聲。馬偕牧師(Rev. MacKay)的《台灣遙寄(*From Far Formosa*)》說道：

“The youngsters of Hakka do not speak their mother tongue, and in time the Hakka dialect might become extinct.” 由於馬偕牧師傳教重心在淡水至宜蘭之間，他所描述的客家年輕世代的語言失落，應該發生在北海岸一帶。然而，單憑這些片段的記載，只看到清末台灣北、中、南各地，客家語言版圖的退縮，並不足以構築台灣客家話的整體語言發展史，尤其對於各地客家的語言分布和差異缺乏描寫，遑論解釋這些差異的成因。

日治時期對於客家語言分布和對應關係的研究大有進展，1907年的《日臺大辭典》附錄，即有客家話和各種漢語方言、及日、韓、越南漢音的音韻對照表，且附上〈台灣言語分布圖〉，以不同顏色標

記了漳州、泉州、客人的語言分布情形。然而，我們在運用這份材料時，應該要注意：從 1905 年起每隔 10 年，台灣總督府均會進行人口普查，其中有福建、廣東二系漢人的欄位。以當時的客觀條件，進行語言普查恐有困難，語言分布圖應是植基於人口普查數據得來。福建、廣東二系的分類法有其限制，因為廣東除了客家，還有潮州福佬人；福建除了漳、泉福佬以外，也有汀、漳客家。所以，閩、粵省籍不等於族群分野，更不能等同於語言分布。1928 年的《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》，細緻到漢人祖籍的州府，但亦未及縣份或更小的行政單位。嘉應州和汀州可逕行認定為客家，閩、客兼有的漳、潮、惠、龍巖州移民，由於沒有縣份或更小的行政單位可資判斷，無論認定全屬福佬或全屬客家都失之偏頗。此調查呈現祖籍分布，但不能直接看待成族群分布或語言分布。此外，辭典和教材的編纂，也為後世留下日治時期台灣客家話的材料，諸如菅向榮的《廣東語詞典》、新竹州警察部《警友》雜誌的連載專欄—〈講義資料 廣東語研究〉，當時已經注意到了四縣話跟海陸話的差別，和日語作並列的對譯。唯客語用日語假名拼音，無法精確表示，頗費後人推敲；客語漢字運用亦非成熟，然而已經是不可多得的寶貴線索。

戰後 1956、1966 年的人口普查，仍以福建、廣東為本省籍漢人分類的框架，抽樣觀察此人口普查的傅瑞德 (M. Fried) 教授，指出其假設基礎為：祖籍福建之本省籍者為閩南人，而祖籍廣東之本省籍者為客家人。亦即並未反省和挑戰日治以來的看法，還是認為廣東等於客家、福建等於福佬。2004 年行政院客委會進行的《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》，針對語言使用習慣及保存做面訪問卷，以客語的使用做客家身份認定的條件之一，做量化統計。雖然呈現出客家人口比例高、中、低的客家村落，卻沒有客語分布何處的詳情、也未說明各地有哪些次方言。

自 1957 年楊時逢的《台灣桃園客家方言》以來，直至晚近大量的碩博士論文，台灣客家話的共時描寫已經有可觀的累積，調查地

點和對象也越做越細；然而這些都是客語演變至今的結果，假如我們關切台灣客家話的形成與發展歷程，光知道現狀是完全不夠的。筆者以日治 1920-30 年代由桃竹苗遷來高屏六堆的客家移民觀察，他們帶來的北部四縣話口音，明顯跟周圍的南部四縣話不同，這表示南、北部四縣話的差異，在日治以前就已經奠定。南投國姓鄉客語兼有新竹、苗栗、東勢乃至卓蘭幾種口音的混合，該鄉多數客家居民遲至日治 1900 年代以後才入居，少數早一些的也不超過光緒元年(1875)，易言之，新竹、苗栗、東勢、卓蘭這幾個地方在語言上的差別，清光緒之前即已形成，否則不會隨著移民的腳步，被帶入國姓鄉，造成語言混合。由此可知，台灣客家話大致定型於清末以前，日治迄今的遷移，促使局部調整，但不影響大局，亦即：

1. 四縣話使用者最眾，且南、北部顯有差異。

2. 海陸話次之，且夾處於桃、苗四縣話區之間。

3. 大埔話集中於台中東勢及其周邊。

4. 宜蘭、台北縣市、彰雲嘉南平原、恆春半島，清代移民的客語幾近消失，雲林縣二崙鄉及崙背鄉南半部的詔安話區是少見的例外。

5. 日治以後形成的客家話區，基本上說北部四縣話、海陸話、或二者的混合，如花東縱谷。

我們慶幸現今有如此多的共時描寫，但也惋惜台灣客家話大致定型的清代，有關語言的文獻何其之少！因此，本書的企圖即在結合移民史料，補充闕漏，以重建台灣客家話的形成與發展歷程。

關於台灣的漢人移民史，清代的方志往往提到漳、泉、汀、粵、潮的鄉黨觀念，例如覺羅滿保在朱一貴事件（1721）後的〈題義民效力議敘疏〉中提到：「臺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，歷有漳、泉、汀、潮四府之人，墾田居住。潮屬之潮陽、海陽、揭陽、饒平數縣，與漳、泉之人，語言聲氣相通。而潮屬之鎮平、平遠、程鄉三鄉，則又有汀州之人，自為守望，不與漳、泉之人同夥相雜。」同時代的藍鼎元的〈閩粵相仇論〉則說：漳、泉、海豐、三陽之人經過客庄，

客民經過漳、泉村落，宜各息前怨。王必昌《重修臺灣縣志》(1752)謂：而永定、武平、上杭各縣之人，復與粵合。姚瑩〈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〉(1829)：漳人黨漳，泉人黨泉，粵人黨粵，潮雖粵而亦黨漳。從康熙至道光百餘年間，我們可以概括清代台灣漢人移民的分類：1.福建福佬（漳、泉之人）、2.福建客家（汀州之人，或永定、武平、上杭各縣之人）、3.廣東客家（粵人，或潮屬之鎮平、平遠、程鄉）、4.廣東福佬（潮屬之三陽：潮陽、海陽、揭陽、饒平，惠之海豐）共四個群類。而語言聲氣相通，應該是漳、泉、潮類聚，汀人則與粵人合的主要原因。清代文獻並未注意到漳州西部也有部分客家人，且潮、惠州移台的主要縣份，往往閩、客兼有，清代文獻提及跟漳、泉聯合的潮州福佬，但對於揭陽、饒平、海豐有部分客家人的事實亦未揭露。

日治時代的學者已經著眼於清代漢人墾拓史料的挖掘，紀錄各地聚落漢人的祖籍跟主要姓氏，如伊能嘉矩《大日本地名辭書 台灣》、《台灣文化志》、安倍明義《台灣地名研究》等。戰後則有洪敏麟《台灣舊地名之沿革》、楊緒賢《台灣區姓氏堂號考》、盛清沂《台灣省通志開闢志》、台師大地理系編纂的各縣市地名辭書等，姑且不論墾拓方式、聚落發展、維生活動等方面，就以移民源流的探究來說，迄今數量上的累積以及精細的程度都達到一定的水準。可惜這些志書較未留意語言問題，囿於閩、粵二分框架，多數著作預設廣東移民等於客家、福建移民等於福佬，直到晚近志書才處理到漳州客家，如陳美鈴等《嘉義縣地名辭書》(2008)解釋番路鄉民和村老地名何以叫客庄，是因為當地有沈、游、廖等姓漳州詔安客家。

雖然如此，上揭各志書記載的移民祖籍地小地名，仍然幫助我們進行有效的判斷，只要找出這些小地名現今落點於閩語區或客家話區，基本上可以復原移民來台時的族群屬性和所操語言，而後以目前該家族的語言，跟閩南、粵東祖籍地近年出版方志中之語言志做比較，或實際到該家族的原鄉做調查，便能得到有意義的語言史

資料。源頭和現況之間的語言差異，就是移民來台後的發展與變遷。隨著處理過的聚落和家族的數量不斷擴充，我們逐步重建台灣客家語言的形成歷史，不只是呈現共時的現象，也將歷史上的語言混合、語言取代尋找出來，藉以探究各種客家話的分布格局、及差異成因。例如有的次方言佔地較狹，若把附近區域內的居民祖籍復原，即能確定是否歷史上發生過語言取代，導致該次方言地盤縮減，才變成如今局面。

其實，結合語言史和移民史的研究方式，羅常培早已肇其端緒。他的〈從客家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係〉(1950)，以族譜推究客、贛人群移民史的重疊之處，並找出客、贛方言一致的特點，認為二者是同系異派。張光宇《閩客方言史稿》(1996)指出，晉朝青徐移民和司豫移民的不同來源，為南方帶來中原東部和中原西部的語言差異，並在此差異的基礎上，形成日後的閩語及客家話。江敏華《台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》(1998)先臚列東勢客家的祖籍地，然後比較了東勢客語跟廣東原鄉嘉、潮、惠的客家話，從而確認東勢客語相對來說最接近大埔話，原籍也以大埔為多。江敏華《客贛方言關係研究》(2003)一反羅常培由移民史推導語言史的模式，以贛南和粵北客語的共通之處，推論移民史上，除了族譜記載的贛南赴閩西到粵東的移民路線，理應還有贛南直接到粵北另一條通路。韋煙灶〈桃竹苗地區台灣閩南語口音分布的區域特性〉(2007)提出新豐、新屋的半福佬客，語音偏漳州腔，但鄰近區域只有泉腔，因此主張他們的閩南語不是在台灣透過語言接觸習得，而是因為他們的原鄉，在廣東潮、惠州的閩、客交界帶上，來台前即操雙語。洪惟仁〈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〉(2006)、〈南投地區的語言分佈〉(2008a)、〈新竹地區的語言分佈〉(2008b)等陸續發表的著作，除了是繼《台灣方言之旅》(1992)後，對全台灣進行再次的地毯式調查以外，也從移民史角度，嘗試回答各區域內語言分布格局之成因。洪氏的企圖是觀照全台灣各個族群、各種語言的宏觀分布；本書則聚焦於客

家族群，討論台灣客家話的分布及內部差異的形成過程中，移民祖籍地這個因素，到底起了什麼樣的影響作用。審視尺度則端賴不同區域之議題需要，或宏觀俯瞰、或抽樣微觀。

本書自北而南，列舉台灣客家語言和移民源流的重要議題加以探究，包括：

1. 為閩、粵二分框架忽略的漳州客家，以祖籍地考證，復原彼等在台島之分布，亦即台北縣市（第一章）、宜蘭（第二章）、南投草屯(第五章)、大西螺地區（第六章）、雲嘉南平原（第七章）。其中第二章記錄了壯圍鄉最後的詔安客使用者語料，為學界首創。第六章針對二崙鄉及崙背鄉南半部還說詔安話的聚落，透過面訪統計，按年齡層呈現使用人數和語言能力，為各聚落不均的現象提出解釋，並將大西螺地區主要家族和使用語言，不論閩、客都以地圖展現，釐清福佬客的範圍，也發現本區詔安福佬數量絕不亞於詔安客家。

2. 海陸話夾處於桃、苗四縣話區之間，是北部客家話分布格局上最大特色。本書逐小區塊探討居民祖籍地，發現和語言分布不重合。究其成因，應和社會因素—亞區域內的聯莊組織有關（第三章）。

3. 台中東勢話相對來說最接近大埔話，但仍有諸多差別。廣東大埔本身方言就十分紛歧，周邊客語也各有不同。本書呈現廣東大埔的內部差異，並指出東勢和廣東大埔的相異處，發現東勢混合了其他次方言的成份(第四章)。

4. 南投國姓移民來源複雜，混合了閩南語、及新竹、苗栗、東勢、卓蘭的客語，自成一格。筆者 2006 年〈國姓鄉的語言接觸現象試析〉，率先揭露此一特殊方言點，引起學界注意（如洪惟仁，2008a、江敏華，2008）。本書較諸舊作，增添地毯式族譜調查成果（第五章）。

5. 南、北部四縣話顯有差異，本書列舉該二區域內的祖籍結構，發現北部四縣話來源複雜、南部單純。因此語言上北四縣有多種梅縣、蕉嶺以外的成份，南四縣則否。這也造成對若干詞項的語感差

異(第八章)。

6. 閩、粵二分框架犧牲的還有清代移台之廣東福佬，其語言於今並未留存。他們較集中於高屏四縣話區的外圍。如同清代的方志描述，他們曾跟六堆客家關係緊張。彼等未曾他遷，只是被台灣通行腔閩南語同化（第九章）。

7. 除了清代移台者，還有屏東市 1945 年以後才形成的晚近客家移民聚落。本書描寫其語言—河婆客語，並跟現在的廣東揭西語料比較；此亦為學界最新發現（第十章）。

本書盡可能以作者的調查發現和創新觀念為主，避免和前人重複，因而詳人所略、略人所詳。如彰化福佬客的語言，已有陳熾庄（2004）、張屏生（2008）處理過，故不再論。花東客語區多為日治 1920 至 30 年代，由西部再次移民所形成，主要說北部四縣話、海陸話、或二者的混合；少數說南部四縣話。本書關注台灣客家話在清末以前，如何大致定型，產生如今的分布格局及各區域方言差異。花東客語區是在這以後才形成，也並未增加新的次方言種類，是以暫且不論。

本書各章曾經發表情形如下：

第一章 台北縣市的漳州詔安客家移民源流研究--以謝氏為例

原題〈台灣詔安客家謝氏宗族淵源探究〉，福建省《客家》雜誌 64 期，2008 年，20-26. 福州：福建省客家研究會。

第二章 宜蘭縣的漳州詔安客家語言及移民源流研究--以游氏為例

原題〈宜蘭壯圍詔安客家話的音韻及詞彙特點試析〉，《臺灣語文研究》3 期，2009 年，215-238. 桃園：臺灣語文學會。

第三章 桃竹苗客家語言及移民源流研究—以區域性聯莊組織為例

原題〈義民信仰與北台灣客語分佈格局的形成〉，《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》，2006 年，229-245. 台北：南天書局。

第四章 台中縣東勢客家語言和移民源流研究

原題〈台中東勢客家話的起源與形成〉，《客家研究輯刊》2 期，

2008年，71-75。梅州：廣東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。本章新增第四節：從古文書探究東勢話的形成歷程，並大幅改寫第五節結論。本章為國科會「大埔客家話與其周邊方言關係研究」專題計畫97-2410-H-017-012-之部分成果。(8/2008-7/2009)

第五章 南投縣客家語言與移民源流研究—以國姓鄉、草屯鎮為例

原題〈國姓鄉的語言接觸現象試析〉，與范鳴珠合著，《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》，2007年，265-288。桃園：中央大學出版中心。本章刪除范鳴珠所寫之第一節緒論、第二節國姓鄉語言與族群概況，新增為第一節國姓鄉的居民組成，包含增添筆者地毯式族譜調查成果。

第七章 雲嘉南客家語言與移民源流研究

原題〈雲嘉南福佬客的語言與文化〉，《國文學報》7期，2007年，77-96。高雄：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。

第十章 戰後客家移民及其語言—以屏東市林仔內的揭陽河婆話為例

原題〈屏東市林仔內的揭陽河婆客家話：兼論海陸客家話之聲調起源〉，《客家社會與文化(會後)論文集》，2008年，53-78。台北：文津出版。

第一章

台北縣市的漳州詔安客家移民源流研究

—以謝氏為例

一 研究動機

北海岸三芝、石門一帶分佈著相當數量的汀州客家移民後裔。因此，以往對於該區域客家族群的討論，大都集中在「汀州客」這個主題上，例如¹呂嵩雁，²戴寶村、溫振華，³莊華堂，⁴張屏生，⁵梁玉青，⁶廖倫光等。然而，稍早⁷洪惟仁的調查曾經述及：三芝在 1989 年時，除了江連潭兄妹倆還會說永定話以外，尚有謝甘露老先生會

¹呂嵩雁，1997，《石門鄉志》語言志。台北：石門鄉公所。

²戴寶村、溫振華，1998，《大台北都會圈客家族群史》。台北：台北市文獻委員會。

³莊華堂，1999，〈永定客與三芝江家〉。收錄於《客家雜誌》11 月號。台北：客家雜誌社。

⁴張屏生，2001，〈從閩客方言的接觸談語音的變化—以台北縣石門鄉的武平客家話為例〉。頁 327-341，收錄於《第 7 屆國際暨第 19 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。台北：政治大學。

⁵梁玉青，2002，《台北縣三芝鄉福佬客的閩南語語音研究》。彰化：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
⁶廖倫光，2003，《台北縣汀州客家宗祠與聚落關係》。板橋：台北縣文化局。

⁷洪惟仁，1992，《台灣方言之旅》，頁 180。台北：前衛。

說一兩個詔安客話詞彙，這說明了北海岸汀州客固然眾多，詔安客屬的謝氏也不容忽視。早年不以介紹客家族群分佈為目的，著重在列舉台北縣清代墾拓移民家族的⁸盛清沂《臺灣省通志開闢志》就提到過三芝鄉的二坪、茂長，與石門鄉的草里等村多詔安謝氏。後人往往不察，誤將謝氏看做是和江氏一樣的永定客家，行文裡竟然出現「（三芝鄉）圓山村……由永定縣客籍江、謝二姓所開闢」⁹。因此，¹⁰筆者在〈臺灣漳州客家與客語〉一文中，特別強調「台北三芝、石門的謝姓為詔安官陂客屬」。¹¹戴寶村、王峙萍則提到：「三芝地區的族群分為作麻糬的汀州客家人，和不做麻糬且人數較少的漳州客、饒平客等非汀州客裔」，由習俗上說明了汀、漳客家之分。

2005年4月，文化大學市環系的高俊銘、金佩茹同學採訪了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謝厝的宗親謝延龍先生，¹²得知該地謝氏也為詔安客屬。這於是引發了筆者的興趣，想要瞭解大屯山麓南北兩側的詔安客家謝氏宗族究竟分佈於何處？彼此之間親屬關係為何？臺灣其他地區是否也有其族裔？而在兼有閩語區和客家話區的福建詔安當地，謝氏集中在哪裡？是否都說客家話？有沒有屬於福佬人的詔安謝氏？本文乃是此項研究的初步整理。

過去行政院客委會做了許多電話訪查、問卷填寫等計量方式之

⁸盛清沂。1960，《臺灣省通志開闢志》。台中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
⁹梁玉青，2002，《台北縣三芝鄉福佬客的閩南語語音研究》，頁9。彰化：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
¹⁰吳中杰，2002，〈臺灣漳州客家與客語〉，頁480。收錄於《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》。

¹¹戴寶村、王峙萍，2004，《從臺灣諺語看臺灣歷史》，頁316。台北：玉山社。

¹²中國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研究所，2005，《台北市北區之相關區域客家族群遷移史研究案訪談實錄》，頁87-89。台北：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。